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

英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释义

薛 稷^{*}

〔摘 要〕 意识形态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一个盛久不衰的学术热点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将文化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内在地整合起来,在考察与分析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凸显其文化维度,认为意识形态是现代文化的核心内涵,现代文化载体成为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工具,现代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向即反抗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争取人类的解放。英国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与建构对于丰富和深化意识形态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因其忽视对经济维度的考察并在某种程度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导致该理论批判力度的软化。

〔关键词〕 英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现代文化;文化载体

进入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不断修正也逐渐克服了暂时性的危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调整与变革,导致社会的文化形态与人们的文化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面对这种社会变化,尤其是文化意识形态变化,成为摆在西方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在立足英国现实社会变化的基础上,参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宏大叙事背景,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对现代文化意识形态作出新的探索与反思,进而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理论。

一、意识形态是现代文化的核心内涵

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的兴盛,文化生产方式与传播形式的变化,逐渐改变了文化的具体内容与意义。文化工业促使文化商品化进一步加深,商业文化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审美领域,这不但影响文化的表达方式与内容,而且深刻关涉人们的心理意识,从而必然改变社会意识形态。英国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主要消弱了劳动大众的阶级自我意识与阶级反抗意识,从本质上来看,它属于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文化工业的兴起以及大众传媒的盛行,严重冲击着人们严肃思维,对社会大众正确认识现代社

^{*}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030006。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唯物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研究”(13CZX020)、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及其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2014-004)阶段性成果。

会造成极大的“麻醉”作用,工人阶级逐渐丧失主体思维能力,不自觉地接受了现代文化的商业逻辑。有关文化商业化的这种消极影响,雷蒙德·威廉斯更以一种探寻现代文化历史发展轨迹的视角来考察。他指出,以精英主义文化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化,一开始是反对工业文明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抵抗,是一种进步的或先进的意识形式。随着资本逻辑侵入文化领域,文化逐渐接受了商业逻辑的统治,最终导致“现代主义很快丧失了它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姿态,达到了与新的国际资本主义轻松自在的结合”^①。

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失去了其原初的反抗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被转化为商品,同时被意识形态所扭曲。”^②这种意识形态主要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背后体现的是资本的逻辑,文化也就被曲解为资本的工具,而丧失其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蒙功能。不仅如此,伊格尔顿在继承威廉斯理论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商业文化已经渗透进审美领域,现代美学已经成为建构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并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人们的心灵与认知,“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③可以看出,不管是商业文化,还是精英主义文化,抑或是现代审美文化,都已经不自觉地沦为现代意识形态的工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就是这些文化形式的本质内涵。

大众文化作为现代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而兴起,并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形态与文化功能的转变。面对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采用毋庸置疑的批判与贬义态度,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帮凶,纯属一种颓废而且堕落的文化形式。而在对此问题的看法上,英国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产生出不同理论倾向的认知。英国马克思主义认为,关于大众文化的称谓与定义确实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成分,“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以区别于高品位的出版机构);可以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如有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或大众娱乐)。”就此意义上而言,大众文化确实包含有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体现出对于社会大众的蔑视与不屑,由此凸显资本主义现代精英文化——实际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高贵,但就大众文化本身而言,无疑是一种先进的文化意识。这种重要的现代意识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是现代社会经验的重要体现,具有创造性与进步性,应当是一种具有光明前途的新兴文化。

这种新兴文化在汤普森那里被明确定义为“工人阶级文化”,作为一种现代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文化始终面临着被资产阶级主流文化合并的危险,其主要表现就是精英主义文化观对工人阶级文化的长期漠视、压制和歪曲。”^④换言之,大众文化是与资本主义现代意识形态对立的文化形态与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压制与扭曲。有关这种压制与扭曲,霍尔作出极其深刻的阐释,“霸权为我们的斗争确定了界限,这就是‘常识’或‘大众意识’的领域。”^⑤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将大众文化意识视为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形式,对其进行打压,以达到如下目的:“把民众视为完全被动的的外围力量,是一种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观点。”^⑥所以,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于新兴的大众文化进行残酷的围剿,不断地从定义、内涵、形式以及意义上对其破坏与重组,将大众文化纳入自身的文化维度当中,以此消解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① [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3页。

② T. Eagleton,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6, p. 68.

③ [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导言第3页。

④ 张亮等编:《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页。

⑤ L. Grossberg, “History, politics and postmodernism: Stuart Hall and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vol.10, 1986, p. 69.

⑥ [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戴从容译,参见陆扬、王毅主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7页。

的反抗,来淡化甚至消除社会大众文化的独立性。

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现代文化形式的基础上指出,现代文化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商业文化、现代主义与精英文化以及现代审美文化,甚至是现代兴起的大众文化,都已被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所统治且驯服,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但他们同时也看到大众文化的现代意义与进步内涵,试图将大众文化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中解脱出来,还原给社会大众,期望它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力量。

二、现代文化载体成为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工具

任何文化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其物质载体,现代文化也不例外。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现代文本的生产与传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体现为与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媒介技术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涌现了一大批新型(新兴)的现代文本。英国马克思主义指出,现代文化载体的出现既体现了文本生产的进步与发展,又表现出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的现代化特征。

文化载体及其运行不仅不是一个与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毫无关联的客观工具,还深刻影响着文化生产的内涵与形式,内在承担着文化内部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考察了现代文化意识形态与文本生产的过程后,威廉斯明确指出:“‘观念’或‘理论’同‘现实生活的生产’之间的所有实践关联全都存在于这种物质性的社会意指活动过程自身之中。”^①而这种“社会意指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利益倾向的意识形态,因此文本本身就蕴含意识形态的生产;有关这种文本生产的意识形态内涵,霍尔认为,文本不是一个严守中立的场域,里面充满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对抗,体现的是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内涵,“单个文本的意识形态性是没有担保的,所有的文本都拥有被编码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历史。”^②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导权(霸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现代文本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工具。伊格尔顿更加明确地揭示出文本生产的意识形态内涵,文本的生产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紧密相连,是为特定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服务的,其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生产。进一步而言,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本自身的生产,而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的构建,文本“生产以一种双向运动与文本的意识形态共同存在并超越它,这种运动被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生产技术的美学逻辑和决定美学方案的意识形态需要所构建。”^③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文本生产越来越科技化、虚拟化与多元化,现代文本的生产与传统文本的生产在形式上产生本质的区别。英国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文本生产并没有改变文本是意识形态工具这样一种性质,它逐渐沦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威廉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文本的生产过程中,技术不具有主导性的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意识形态,“真实的情况并不是技术决定论的,哪怕是某种精致的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必然的或不可阻止的某种新技术的意义,是有关的各种利益。”^④这种阶级利益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将意识形态渗透进现代文本及其生产过程之中,包括电视在内的现代文本的生产过程中,意识形态都会以变化的形式融入生产过程当中,而这种变化的过程则是意识形态生产的秘诀。霍尔继续完善这种认识,其秘诀就是现代文本生产的符码化,“这些符码就是促使权力和意识形态在各种特殊的话语中表达意义的途径。”^⑤即

① [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② L. Grossberg, “History, politics and postmodernism: Stuart Hall and Cultural Studies”, p. 67.

③ T.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76, p. 68.

④ R. Williams,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131.

⑤ [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王广州译,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9页。

通过编码/解码过程,将意识形态隐秘地深入到社会意识之中,实现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在这种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下,现代文本具有内在的意识形态内涵而成为意识形态必不可少的工具,“一切话语、符号系统和意指实践,从电影与电视到小说和自然科学语言,都产生效果,形成各种形式的意识和潜意识,我们现存权力系统的维持或改变则与此密切相关。”^①所以,随着所谓的“文化生产力”的进步与广泛应用,现代文本及其生产已经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生产与传播的工具,各种现代文本尤其是现代传媒与电子媒介,成为意识形态运行的主要工具。但英国马克思主义又着重强调,现代文本尽管是意识形态生产的工具,它对相异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是迥然不同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现代文本凭借其巨大的科技威力,生产与再生产出强势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资产阶级凭借自己对文化产业生产手段的拥有而支配思想的生产与传播,彰显作为支配集团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支配从属集团的思想,从而使优待统治阶级、剥削从属阶级的现有不平等社会制度得到了维系。”^②

三、现代意识形态的嬗变与归宿

现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就是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它一方面借助各种现代文本进行自身的扩展与传播,建构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则对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进行打压与歪曲,将现代文化的消极影响强加于大众文化内涵之中,极力削弱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抗力量。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这种策略暂时取得巨大的成功,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产生了“无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精神的干涸,“大众娱乐最后就是D.H.劳伦斯所形容的‘反生活’,充满了腐败堕落,不正当的诱惑和道德沦丧”^③;资本主义文化霸权通过对自身的强势建构以及对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弱化,阻碍其他社会意识的生产与健康发展,由此损害人类历史进步的进程。威廉斯深刻指出,资本主义文化霸权“通过对个体的压制,将它们从有效参与中隔离出去,这正是对我们真正的共同进程的危害。”^④汤普森看到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要给予这个新的工人阶级以意识,……如果我们不做的话,资本主义媒体就会把它的意识‘给’我们。”^⑤工人阶级面临着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一步同化并丧失自身意识形态的风险,针对这种困境,霍尔忧心忡忡地认为,随着文本生产的现代化与科技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凭借其优势的经济与政治资源,通过掌控大众传媒更加严密地控制了文化霸权,而广大无产阶级由于在经济与政治中处于被统治地位,导致在现代文本与大众传媒生产中,处于弱势地位,阶级文化定义权失落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手中,不但失去自身的话语权,而且在接受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过程中阶级主动性与自主意识会逐渐沦丧,从而失却了解放自身的意识。

面对大众意识形态的危机,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人民群众观立场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努力来探寻人民大众文化解放的途径。威廉斯认识到,当代的文化意识危机源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专制性与不包容性,要想破除这种危机,我们必须转变思维,寻找能够反映全人类共同“情感结构”的新文化模式,“有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着生命的种子,有些(或许就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则包含着致命的种子。认出这些种类,并加以指出从而使人们能共同认识它们——我们能在这一点上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其实也就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赢得未来。”^⑥按威廉斯的理论逻辑,这种新型文化模式就应当是“共同文化”。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3页。

② G. Murdock & P. Golding,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 J. W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p. 23.

③ R. Hoggart, *The Use of Literacy*, New Brunswick: Transition Publishers, 1998, p. 263.

④ R.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p. 100.

⑤ E. P. Thompson, "Revolution again! Or shut your ears and run", *New Left Review*, vol.3, 1960, p. 28.

⑥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58.

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共融文化的建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统治,解放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化意识,在共同体验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融合,从而真正实现全人类文化的和解与解放。但是,威廉斯的这种共同文化思想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针对这一点,汤普森在批判共同文化理想化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一种革命的政治意识和抵抗的文化,以此对抗资本主义文化霸权,通过大众性的反抗斗争或者自身的进步,“一个正义而人道的未来社会的根源可以在英国过去的大众性民主斗争中发现。”^①

对现代大众传媒的猖獗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编码/解码过程中的独断,霍尔提倡进行对抗立场上的文化解码,借助抵抗的文化以消解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压制,来重新阐释被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压制的工人阶级主体意识,“通过将那些被碎片化的后主体进行重组,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消费政治与身份政治,构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②在这种社会运动中,被压制阶级才能重新拾起丢失的自我意识,才能重新塑造自身的文化身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突破日常生活审美的束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肃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捣毁统治性的文学概念,将文学置于整个文化实践领域……它将解构既定的文学等级,重估既定的价值判断,关注文本语言和无意识对主体的意识形态的建构。”^③通过对现代文本意识形态的解构,才能将工人阶级的独立意识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牢笼中解救出来,塑造新的工人阶级的身份,建构社会主义新主体这样的理论尝试才得以可能。

四、英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软弱性批判

英国马克思主义立足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深入考察现代文化的流变以及这种变化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意蕴,并对现代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进行详尽且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在分析现代文化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英国马克思主义重点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指出它不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统治人民大众的文化,也是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强加于大众文化的假象,更是一种内含着人民大众抵抗因素的新兴文化,这种文化将会重新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实现自身的文化解放。这种理论较之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消极批判,无疑具有更为积极的重要作用。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社会经济与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意识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逐渐弱化。在反思这些新的社会现象时,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理论原则,从生产的物质经济条件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考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④同时我们也要坚持马克思的另外一条理论原则,“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⑤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形式的变化必须以物质经济条件的变化为依据进行说明,才能把握社会变化的实质。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混淆了物质经济与意识形态内容的区别,“经济关系同时也是道德关系;生产关系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的历史。”^⑥这实际上混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将从属于上层建筑的道德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的内容,无疑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由于混淆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①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295.

②S. Hall & M. Jacques, “Introduction to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9, p. 11.

③T. Eagleton,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1, pp. 96—98.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⑥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The New Reasoner*, vol.1, 1957, p. 122.

导致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革命立场的不坚定,不自觉地滑向抽象自由人道主义的泥潭,“在共同文化中体现的是一种更广义上理解的民主——一种生命的平等,而不是狭义上的阶级或政党的平等。”^①但是,这种抽象的生命平等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能实现吗?对于这点,身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伊格尔顿愤然批判:“在反对他所认定的操纵性抽象概念,为人们进行辩护的时候,威廉斯用自由人道主义的短暂变化代替了革命变化的理论工具……在拒绝资产阶级的‘大众’定义时,威廉斯同时坚定的拒绝了革命的定义。”^②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看到了当今社会文化意识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力量,企图通过意识形态复兴重新唤醒广大劳动群众,再次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人类的解放,“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式,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③然而,这种观点恰恰忽略了一个前提,即理论武器必须借助于物质武器才能发挥真正巨大的革命功能,这就需要团结广大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力量,去推翻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其中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正因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过分注重意识形态批判而忽视了媒介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维度……好像经济并不存在”^④,脱离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因素的考察,使得这种理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现实运动的原则,将意识形态从资本主义物质经济条件中剥离出来,成为漂浮在社会表面现象的抽象之物,这直接导致其意识形态批判的现实力度与逻辑力度严重软弱化;而深陷于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原则,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认识不到现实的物质力量才是改变旧社会的关键武器,忽视了一个精诚团结、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反而主张放弃“狭义上的阶级或政党”的斗争目标,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论调既表现出其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的软弱性,更是暴露其理论家本人社会主义革命信念的不坚定。所以只有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补钙”,认真纠正这一理论的“软骨病”,才能真正发挥英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张力,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正有效的批判。

(责任编辑:杨嵘均)

An Explanation of British Marxist Theory of Ideology

XUE Ji

Abstract: Ide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modernity, which is always a hot academic topic. British Marxism internally integrates cultural problems with ideological ones and highlights its cultural dimension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ideological issues. It holds that ideology is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modern culture, the carrier of which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ideological production. The direction of the modern ideological criticism is to resist capitalist culture hegemony and fight for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theory offered by British Marxism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enriching and deepening the ideological theory, but because it fails to investigate the economic dimension and to some extent violates 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ritish Marxism is weak in doing criticism.

Key words: British Marxism; ideology; modern culture; cultural carrier

①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导论第39页。

②T.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p. 32.

③[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④S. Hall, cited in John Hartley's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2003, p. 105.